

川西之行有感

吴红雨

作为资深多友，我总好汗颜。我是第一批去的香港城市大学，从2005年至今已经十年。十年来除了年龄长了之外，学术不见长进，看到众多生龙活虎的80、90后多友，想起第一次去香港城大见李老师、何老师、祝老师的情景。还梳着马尾辫的我，和一下计程车就丢了照相机的叶琼丰，像极了港台电影中描写大陆妹第一次见到香港帅哥的情景：一地的行李，饿着的肚子，和刚刚丢了东西还没缓过神来的紧张，两人茫然而无措地去见还在餐厅等着我们的三位老师。

那一幕，好多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后来凡是在香港打计程车我总索要收据，以免落了东西或许还能找回来。

可是，除了时间，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愧对“资深”二字。也许正是因为这，从2008年与多友们游览徽州之后，似乎就很少参加多友的活动，甚至在多友微信群里，也很少发声，旁观多于互动，总是安静地看着大家的来来往往。以至于何舟老师这一次在成都见到我时，说：“这回你终于来了”。

来了才发现，曾经的错过有多么遗憾。比如接不上蒙古包的话题，不知道“王妃”缘何而起，听到多友们偶尔谈起的台湾之行，那是怎样的让人留恋与怀念。不过，终归是来了，回到了这个像许静说的“爱得没完没了”的暖心大家庭。

来之前，家人和朋友就一再提醒，虽然这一路会风光无限，但旅途辛苦且有风险。可是，与多友在一起的旅行，正如沈荟说的，即使你什么都忘了带，这里会提供你所有，有人会带着相机给大家拍照，有人会替其他人多准备一份药，不用担心没带吃的，连好看的饰品都可以一起享用（我戴着何晶刚买的项链简直就不舍得还给她了）。于是，原本还惴惴不安的心骤然放下。

说实话，我从没参加过如此庞大的旅行团，也已很久没有坐过如此长时间的汽车。当29日下午从成都出发驱车前往四姑娘山的日隆镇时，一路上对这辛苦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
不过这一路浩浩荡荡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段的堵车时光，倒也非常快乐。有点像杭州的某个露天茶座，只不过没有桌椅，我们可以各取所需，把多友们带来的各种零食吃了个遍。以前我只要一遇上堵车，就像得了路怒症的女汉子，焦虑不已，从没有过如此轻松自在地消磨时光。

那一路，只觉得车子开了好长好长，只感到昏昏沉沉，时而清醒，时而头晕，不过印象中，孩子们欢呼牦牛的兴奋，以及看到雪山时配合着红涛指引的尖叫声，此起彼伏。

小朋友们拿着各种先进武器不停地对着一晃而过的风景猛拍，确实如此，离目的地越近，风景越美丽，越害怕错过。感觉车子一直在上坡中，而且温度也越来越低，一早出发还穿着短袖，厚衣服压在箱底又放在车子下面的行李箱内，当到达梦笔山4114米海拔时，我只能下车拍了一张瑟瑟发抖的照片作为纪念，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风景，太冷了。回来后还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叫“梦笔山”，想到以前在黄山看到的“梦笔生花”，那一棵长在笔直山峰顶端的黄山松，是多么地生动形象。

车子继续往前，几分钟之后，雨就渐渐停了。从左边的车窗望出去，空旷无人的草原和随处可见的牦牛，雪山虽云雾缭绕但依然清晰可辨，虽光线渐暗，却呈现出落日的昏黄颜色，仿佛一片苍茫，万古如斯。如此开阔，如此粗狂，那真是我最最中意的景观。虽说杭州四面环山，遍地鲜花绿草，西湖边小桥流水，两岸柳青。可是，不管是否节假日，断桥上总是摩肩接踵，目力所及，虽风光秀丽，总也人头攒动。所以，特别赞同林芬的说法，在城市里呆着，尤其在一个人口高密度的城市里，无论如何，都要想方设法使自己逃离一段时间，哪怕几天也可以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爱上登山的原因呢。不过对我来说，这有点像开车，在城市道路中兜兜转转后，我总爱隔段时间去高速上跑一跑，哪怕让眼光放空，也总比老盯着人家的后备箱强。

当我们在晚上9点多到达目的地日隆镇时，居然遭遇全县停电。宾馆里漆黑一片，导游摸黑把我们带错了房间，正在睡觉的那人一跃而起，暴跳如雷，那真是我们经历过的最险象环生的宾馆奇遇。当终于安顿完毕后，我在走廊上碰到师母，我们靠在栏杆上看着楼下一群因为停电而兴奋无比的小孩，他们正在谋划着捉迷藏游戏，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，哪有机会享受停电带来的快乐时光。听宾馆的人说，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停电，确实也是很少见的。李老师在旁风趣地说，这足以让我们难忘今宵。在整个旅途中，师母与李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无论条件多么艰苦，停电也好，堵车也罢，到点吃不了饭，或者米饭没有烧熟，但他们总有一种乐天派的逆转精神，享受旅途的每一刻时光，去看事物的美好与可喜面，这真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。

那一晚，群里好热闹：先是张志安提醒大家开空调、开电热毯，然后郑欣说可以开暖风机，接下来何晶告诉大家如何安全锁门，最后顺铭在微信群里给大家“报告”了泡脚；这边王蕾索要WIFI密码，雷sir要一双男袜，丽丽想吹头发。我把微信反复看了几遍，试了空调，开了发出很响很响声音的暖风机，插了电热毯，又泡了脚，睡了一个温暖而踏实的觉。早上醒来一打开微信，就看到李老师发的第一条信息：度过漫长而愉快而惊险又摸黑的一天。预祝大家有好的一天。

吃过早饭，当我们到达景区并坐上双桥沟的观光车时，单就在车上一路观赏，就觉得昨天如何地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这里的风景太美，阳光太好，天空太蓝，云彩太白，空气太清新。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每天都得算计着PM2.5，跑步打球不能太剧烈，开窗换气不能太频繁，可是这里的空气之中，云雾之内，似有神仙充盈，精灵飞舞。而那些我完全叫

不出名字的花草树木，在蓝天白云、雪山、湖泊的映衬下，显得如此晶莹剔透，又带些豪迈的气概。以前，我总爱春天西湖的柳枝，那婀娜的身段，透绿透绿的芽头，一份独具江南气质的飘逸。现在想想，总觉得自己有点“孤芳自赏”，对生活的城市过于偏爱，虽然她真的美妙难言，不过也应了解自然界的参差多态，才能发现不同的美。

那一路，和丽丽、王蕾、何晶、沈荟，以及后面不断加入的林芬、许静等拍了不少照片，郑欣用它的Iphone 6 plus 拍出一连串美到失真的风景照，当然，我们的“一人两张团”也产生了无数美女照片；那一路，只要看到多友手中拿着重型好相机的，像君健、一百，红涛，我们都会随手来一张，因为那风景，真是随便往哪儿一站，拍下来都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顺铭的“连续拍摄”法，他连续按下好多张，总能抓拍到特别自然生动的表情。

也因此，只顾拍照的我们，让孩子们找不到了妈妈。我们交换不同颜色的丝巾，摆出各种不同姿势，甚至还要求摄影师调整各种角度，抓拍人与风景合二为一的瞬间，记录多姿多彩的多友情谊。以至后来，沈荟都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：“瞧我们几人，就知道自己玩耍与拍照，孩子们都跟着山冰与邹军他们。”在景区的好多站，我都完全不知道孩子们身在何处，因为有众多小伙伴，多二代早就建立起微信群，他们玩在一起，吃在一块，倒确实不是很愿意跟在大人们后面。可最重要的还是，在整个旅途中，我是如此放心大胆地放任自流，因为知道在这个温暖团结的大家庭中，她（他）们处处受到保护、包容、优待与照顾，在这里真的感谢所有多友一路上对孩子们的体贴与关心。

印象中，在双桥沟我们吃了好多串烤牦牛肉、烤土豆，还喝了参茸汤，比起一些已经非常商业化的旅游景点，这一带还算是物美价廉，民风淳朴，虽说路上遇到几个在围起篱笆的草原上“站岗”的藏族小孩，示意我们需给钱才能进去拍照，但看着他们晒的红扑扑的脸蛋，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并无恶意，只是依靠这种方式“发家致富”看来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。

如果说在双桥沟与长坪沟，感受到的是草原、原始森林，和云雾缭绕的雪山。那么在游览康定景区时，我更喜欢那七色海与木格措高原湖。看到群里多友们发送的七色海照片，这种风景在中国山水画中不常见到，因为如此绚丽的颜色、丰富的层次、肆意的灿烂，似乎是设计出来，是自然界故意向人类的炫示。

那一天，不仅天公作美，而且由于景区庞大，游玩的人们分散在各地，不论是看七色海，还是坐船去对面的红海草原，都没感觉到景区中的拥挤与嘈杂。反之，不管我快走几步，还是拖拉慢行，一路上总是碰到我们多友团的其他成员，于是结伴而行，而空中始终盘旋着何老师的无人机，那种感觉，仿佛整个景区已经被我方占领，前方就是胜利的大汇合。

回到成都后，果真如此。碰到了留守多日的王晓梅，还有后方部队的刘娜、曾娅妮她们，我们吃了一顿大汗淋漓的火锅，席间，由于人员众多，热闹非凡，李老师不得不“振臂高呼”，才能把声音传到每一个角落。是啊，明年我们还会聚首，不仅我们期待，多二代更加期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在酒店的餐厅碰到了李老师与师母，一路上，我一直想和师母、李老师，加上在在小朋友一起拍个合影，可是，总没抓到机会。也许这个遗憾可以留到下一次的相聚。临行之前，师母和在在拥抱告别，说，“想到那年绍兴之行，时间真是一晃而过，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。”

我的记忆仿佛又回到那个夏季，在绍兴的鲁迅故居，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打太极，以后不管在哪里看到打太极的李老师，我的画面始终定格在那一年的夏季。狭窄的江南小巷，青砖白墙，与神情淡定的李老师那连绵不断如行云流水般的太极。

和李老师拥抱，告别。

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想起那天何晶在接受何老师采访时说的话，多友就像一个“无形的学院”，于我，这仿佛是一种压力，也是一种动力，因此，除了“资深”以外，我还得做点别的……











